



望溪先生文

偶抄

讀子史

論文附

受業王兆符程

奎輯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
 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復者俚且
 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
 芟薙幾半然間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
 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
 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



其中有所不足者耶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耶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

望溪集 二
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歷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歷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皞玄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書蓋傷漢之

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耶。漢。之。樂。旣。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歷。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歷。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歷。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

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歷。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已。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歷。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

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撫拾舊聞、始將採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况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

皇漢集 七
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

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

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况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

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况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爲典常。垂之於後者。

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詰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其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

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網緼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

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

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

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

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

興於秦而敦僭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爲方士
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
周之衰而身爲僂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
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
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
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
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
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
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

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
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
故其發端卽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
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
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歷乃以
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
死故用此贊饗而頒歷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
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
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况以封禪致怪物與
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
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
十餘年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
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
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
見搢紳者尚不道况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

望溪集 六
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常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徵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

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

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
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
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
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爲所據此
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
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
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
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

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爲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誦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驚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

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爽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爽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

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哉、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

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旣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日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卽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叙儒術至漢興首日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
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日自此以來公卿大
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
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
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
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
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
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

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嫫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

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踈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荆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忽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叙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畧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不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

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

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脰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給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

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尙可釋况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滅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後論似果以信爲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案其實特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耳蕭何之烈僅以閔天散宜生擬而乃以周召太公

望、叛逆之人哉。自記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

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已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歷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

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

字

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

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踈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
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
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
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
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
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旣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
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
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

望溪集 三
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
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
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叙列
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庸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
氏曰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
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
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
出入禁闈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
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
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
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

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

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鈎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
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
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
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譎張爲幻
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
詆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
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
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弒武人

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

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已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爲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倣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耶。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况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尚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

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於思慮
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頽惰委靡不能有立
可知矣乃見謂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
末名實之交眩與曰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
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
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陳之不習而以付於悍
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
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
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

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
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尚浮言別
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
當習而驚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爲賢得
於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
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
於所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况以中材處
於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導民者誠畏
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尚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尚以喪食爲疑而捷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容貌顏色無一不遠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習焉以備他

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卽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女叔以爲亡徵，則言固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間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旣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

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爲知者耶。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庸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淒清醜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叮嚀非其至也。惟讀

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
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嘒然於北宋諸家
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
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
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
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
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亢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
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
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晚出則
辨宜及之且是書剽剗戴記諸子語甚衆而子厚
第二云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
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
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
謂卽子厚之所斥耶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問未達則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三然後上下安歷年永既其後侵

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翱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摭撫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旣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翱乃懵然自以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幸其人微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瞽儒耳食。猶嚶嚶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哉。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
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叙無
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
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
以入集耶吾觀周秦問諸子其傳顯著者尚多爲
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
中間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
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語蓋當日撫

望溪集 卷之六
拾羣言以備採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秘可心喻而不可言傳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書以秦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遷平王於洛而進其裔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者如此則夫

望溪集
天造物化之網緼於無形者其盡可詰耶余於是
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之
耶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
耶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爲類無疾
而呻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旨若未詳
也弔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痛幽憤微
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邁疾
罹禍殃其汎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
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
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
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知雄之言雖

望溪集
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壽張苟免，未必非痛屈
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爲文之意，則
悖矣。豈朱子惡其爲文之意，於詞旨遂忽焉而未
暇以詳與。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
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崑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
正，而惑之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
爲之，恨子孫不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
假託而不辨也。旣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見，
蓋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己，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
名於沒世耶。厥後見嘉定張樸村叩之曰：此吾鄉
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開闡，茲其僅

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衆知其非不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爲徵則他人據而有之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隆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述而學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曰震川文爲庸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狗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

良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望溪先生文

偶抄

雜著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狗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

望溪集
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克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

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
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
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
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
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
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
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
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

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

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脩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

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

聖溪集卷之六
六
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旣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通蔽

譽乎已則以爲喜，毀乎已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已則以爲是，異乎已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已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已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已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已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

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鄆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涖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叠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舍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

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
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已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
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
已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已者於
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
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王
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况取
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
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

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
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
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
慤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
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已之字可也。其於養已者之
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
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
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
之車獨輶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
局於扼背承乎鞵靳前而鞵後其登阨也氣盡喘
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却也其下阨也股蹙蹄攢而
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槌棘以起其
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
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
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

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濘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表微

顧侍御用方窮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旣得仕納徵於李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旣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擢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問焉而不自禠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
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
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
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
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
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
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卽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
故益信其爲人而其鄉人襍然議之嘗叩其親故
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
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
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饑皆之
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
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
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

望溪集 卷之五
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

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炙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濶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剗刃讐人之胸况勾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勾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慙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

勾踐勾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母乃少歷閔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厰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

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
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
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
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
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
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
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
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

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
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
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
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
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
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
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
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芥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
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
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
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
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覈
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
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
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

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已有而朝廷
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
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
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
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
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
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
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已
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愾乎天下者非躬
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
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
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
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
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
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
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
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
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
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
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

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澁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

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崇禎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按籍閱軍伍半虛守禦具一無藉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伏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

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欲屈公
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徵死猶寸磔
焉公初至禹時徽王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
徵土人訓練而資餉於宗藩知州事某持之宗藩
莫應及城破十七家無一脫者知州事某叩首乞
哀於賊公忽奮起以足蹴其面曰汝負國勦民尚
思向狗彘求活耶賊旣去士民收骸骨棺斂建祠
私謚忠烈春秋時祀與公同難者駐防千總張某
吏目周某州人候選州同知余全生遙授訓導趙

日躋太學生侯九韶庠生周鳴岐李儀化田種玉
陳懋能皆配享公磔於州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
樹下其樹至今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歔歔流涕云
公旣歿八十年夏峰孫徵君曾孫用禎爲州學正
徵於禹人而屬余爲之狀康熙六十年五月朔日
望溪方苞述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儉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儉陰賊之臣必巧構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卽慕諸葛武侯演八

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紆國難而終奪於姦儉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

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

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象昇、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潘生應賓以其祖允慎家傳乞言於余庸行外有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及奮身蹈火出其兄於燔薪二事嗚呼明至懷宗末土崩魚爛一壞不可支蓋由人主孤立無公忠憂國慷慨任事之臣因循

蠹壞以至此極夫賊初起不過流亡敝困饑民以數輩貪頑兇豎倡之其勢易張其黨亦易散而中樞庸暗督師專制者畏懦蹙縮惟務苟且羈縻武臣養賊脅上殘民於是四海騷然鼎沸上下傾壞雖有智者不能與謀昔張獻忠由中原轉寇楚蜀每數十騎薄嚴城下守令卽率僚佐開門匍匐迎道左愚民震慄喪氣千百羅跪賊數十人次第呼而戮之未呼無一人起立者而賊性兇殘嗜殺吏雖降伏或猶榜笞索金幣甚者割剝耳鼻爲娛笑

使能如允慎挺身殺賊縱不克勢不過死而允慎固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也嗚呼國家大勢旣去在事諸臣視宗社傾覆如秦越人之肥瘠持祿避事以官爲傳舍且構門戶快恩怨爭利權肆欺罔山崩川竭禍在旦夕而把持益牢雖欲不亡豈可得乎傭工村嫗受主人值勞苦趨事怒則數罵箠楚一旦其家棟宇傾頽主人將壓覆亦且呼而避之太息而哀悼國家以厚祿高位愛禮士大夫其相報至於如此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

使恣於民上而天下士之忠孝強立有才實者必使槁項黃馘而不得一試與嗚呼豈不悲哉

此宛平高素侯先生作也命苞討論苞謂以弊奸人鄙夫誤國之罪當矣而無以服當日忠義知勇奮死而無救者之心因別爲一篇以進先生曰子他日自入文集可也先生沒詩文無一存者檢篋笥惟手札一通已刻以弁四書文稿茲又於潘氏家乘中得此文覆視之生氣奮動入人心脾亦有輔於世教故並存之

苞記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頒守政於士庶子以帥衆庶蓋惟士明於義理能爲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縉紳間者惟睢州湯潛庵

先生之母流賊破睢州罵閩中鄭侍郎重之父父

華振聞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若

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為顯

晦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

出沒楚蜀江西寇亂至

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

新昌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

以母出而獨身待父俄而賊至孔敷端坐不起賊

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眶外仆

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

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為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

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

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

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徹子果

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

有所興起焉又何籍於余言既以語之因為書於

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爲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留一日爲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旣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慎而下之禮俗可不

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啓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爲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專行於明。其漸摩旣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急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爲更舉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
同時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
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
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
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
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
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
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

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
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
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
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
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
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
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
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寧。雖愚夫豎子。皆
知爲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

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
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
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

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
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
三焉况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
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
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
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
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
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
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

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
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
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
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
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
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旣而晚節末路乃有不

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谿於舅姑，傲狠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興單生作
哲緘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
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隱閔先兄恝余曰此二親之
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
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
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當吾之世志行越衆
者三人睢州湯潛菴之母爲流賊所膊關西李中

孚之父糜爛於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母改適
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母之妹招魂而歸蓋功
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
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
之行生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
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卽速致要津贏資
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
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
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患淺抗其

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三君
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西隣愍烈女

愍烈女失姓氏余西隣某家婢也主父行賈妻某氏與豎通烈女數切諫謀并汚之以死拒連衣裳申固縫紆某氏有母同居一夕陽怒以綿裹昵物置烈女口因築入喉間以杙抉其陰而死被短布單衣襲敝葛蒲蔽首及膝投東隣宅後方塘中賄隸胥報縣有寒女自沉莫知其誰何三日命掩埋既而迹頗著隣里皆知之而無以詰也烈女之死也尸不可舉或助之易衣負以出久之求索不應

怒而爭乘醉詣郡言狀衆皆曰此天也及對案某氏言婢出惡言詈其母怒而鞭之夜自經時烈女尸已焚棄絕踪而律文主父主母以罪杖僕婢至死無抵法遂釋不推時隣某適歸自遠方過姻家聞故掉臂而去某氏聞之遂因其貲挾豎遷居又踰年合爲夫婦昔先王知民性之不可枉也故獄之疑者訊之群臣訊之群吏訊之萬民而又議事以制不徵於書其典獄者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所以以下無遁情而罰必中也自三季以

後民抗傲以巧法吏昏瞶以決事貞良者枉死於無告淫慝者安利而無殃求其所以然者而不得也此佛之徒所以因民之惑而爲之說與

呂九儀妻夏氏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已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也雖當於義而傷於恩蕪湖呂九儀死於仇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仇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於今二十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矣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愆於義亦不傷於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噐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饑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隣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

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
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婣
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竒袤則
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於邪惡也管子之
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
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
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檄濟寧諸生會課代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
藝之餘也而卽末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
河壩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乏鄒
魯之鄉竊欲觀於國風魯多君子况近聖人之居
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於州
學合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蓋聞齊魯之間之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文者學之枝葉制舉之文又其近者爾然以效聖人賢人之言則心之精微達於辭氣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某備官漕河不與民治而發徵期會政令所及州邑凡三十東夏文獻之區計過半矣竊欲觀於國風以窺尋羣士之所藏謹擇四書題二五經疑義各一條願切磋商究之母以某懵學寡聞而有遐心也

林遊小出

際致美

...

...



